

消失的 現代性

阿君·阿帕度萊
Arjun Appadurai

鄭義愷

Modernity at Large

全 球 化 的 文 化 向 度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導讀／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消失的 現代性

阿君·阿帕度萊 著
Arjun Appadurai

鄭義愷 譯

Modernity at Large 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Copyright ©1996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 S. A.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9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 阿君·阿帕度萊
(Arjun Appadurai) 著；鄭義愷 譯

—— 一版。—— 台北市：群學，2009.12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ISBN 978-986-6525-19-3 (平裝)

1. 文化 2. 全球化 3. 種族差異 4. 傳播社會學

541.2

98018888

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作者：阿君·阿帕度萊 (Arjun Appadurai)

譯者：鄭義愷

總編輯：劉鈴佑

編輯：李怡慧、王韋中

發行人：劉鈴佑

出版者：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7 樓 712 室

電話：(02) 2370-2123

傳真：(02) 2370-2232

E-mail: socialsp@seed.net.tw

網址：http://socio.com.tw

信箱：台北郵政 39-1195 號信箱

郵政劃撥：19269524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封面：Wang Sean

電郵：jeanavenir@gmail.com

印刷：權森印刷事業社

電話：(02) 3501-2759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2009. 12 一版一印

定價：420 元

2010. 04 一版二印

獻給我的兒子Alok，我在世界中的家

推薦導讀：自傳式的全球化

黃倩玉

我在清華大學教授「全球化與文化」已經好幾年了。曾有一位理工科系的大學生在開學第一堂課上提問：「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來自同樣地方的人和東西，在同一個地方可以看到來自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和東西，這些我們都知道，那又怎樣？」

的確，跨越空間的流動並不新，殖民、貿易、傳教、戰爭，甚至考古學上的現代智人最早從非洲出走，都說明了人類社會並不是到二十一世紀才有跨地理的流動。但是，新的是流動的機制、速度與廣度、內容與樣貌、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層面，以及足以凸顯流動的「界線」。換句話說，我們「都知道的」，只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跨界流動的一小部分。那，「又怎樣」呢？

阿君·阿帕度萊的《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就是一個很好的答案，重點在於想像。

根據阿帕度萊，大學生的「我都知道了」本身就回答了部分「那又怎樣？」的問題。阿帕度萊主張，與先前的跨界流動不同的是，約自 1980 年代後，電子媒體與遷移人口主導了我們對流動的想像。的確，生活中有太多的媒介讓我們「知道」跨界流動，通往遠方世界之路，不見得是一本護照，而是第四台，或者，可能對大學生活更正確地描述，只是一條網路線：經由 Google 搜尋、維基百科、YouTube 短片、學校網頁上對從坦桑尼亞返回的志工服務報導，滑鼠一按鍵盤一敲，彈指之間，天涯海角任我馳騁。不只是虛擬空間，跨界流動也在實體空間裡，實驗室裡的法國交換學生、巷弄裡道地又現做的中國水餃、越南春捲、印度甩餅，還有家裡的外傭、外籍嬸嬸或舅

媽；各國人士不只進入工作與休閒，甚至成為家中的一員，同時，家庭中也經常有人遠在他方：在中國經商的父親、在美國留學的兄姊、甚至在新加坡參加夏令營的妹妹；清明節的家族團圓可能只是一封電子郵件群組的通知、一通手機簡訊，而朋友，身在各國的朋友，更是每天 24 小時在 MSN 與 Facebook 相見。因為種種垂手可及的近悅遠來，生活版圖早在實體與虛擬中，走出台灣新竹，接軌全球化，才能有自信地說：「我都知道了。」

但是，他可能不自覺的，也正好是阿帕度萊強調的是，跨界想像已不是菁英或某些特殊任務者的專屬，對台灣的大學生與對一位抵押全家田地以換得來台灣做兩年工的北越農村青年，跨界想像都是「日常心智活動的一環」。而且，想像不是幻想、作夢，而是實踐，是引導行動的「計畫」，不同的是，台灣大學生的計畫可能是準備留學以達功成名就，而北越青年但求匯款以助全家脫離貧困。

幸運的是，台灣大學生可能還未深刻體驗阿帕度萊的第三個「怎樣」：想像的集體特質。他可能在媒體的統獨論述中感受到，「想像的共同體」，對同住在台灣的閱聽人而言，不一定是同樣的地理劃定；他可能在陳雲林來台及野草莓抗爭中，嚐到「一個人的想像共同體是另一個人的政治牢獄」（45頁）。但是，還好，他不用像後殖民的印度現代社會，繼續承受著英國殖民政府為了賦稅統計而鞏固的種姓區分甚至宗教衝突。雖然，如果他是原住民，也許可以體會經歷清朝與日本殖民加上國民政府而固著的族群不平等，以及晚近正名運動之必要。在倡議多元文化主義的展覽中，他也許能計算出一個國家不一定

只等於一個民族，至少他還不用親身經歷「民族—國家」(nation-state) 那條連線兩端的互為割喉，甚至擔心對街那戶不同族卻已相處多年的鄰居，一夕間領悟清理鄰里中族群差異的必要性，於是背叛共享的公民身份，展開有系統的屠殺，重演盧安達。

「因此當今全球文化的核心特徵，乃是同一和差異相互傾軋的政治……相互傾軋的醜陋嘴臉，在暴動、難民遷移、政府支持的酷刑和（無論有無政府支持的）種族殺害中特別清楚。今日全球文化過程的一體兩面，乃是同一與差異無止境對立的產物；它上演的舞台，則是各種全球流動間的極端列散，以及因這列散中創造出來的不確定地景」(58-59頁)。

《消失的現代性》處理的中心議題是地域消解（／領土消解〔deterritorialization〕）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社會生活的趨勢，甚至主導世界的動力。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大眾媒體與學術發表、政府文宣與民間論壇，言必稱「全球化」的氛圍下，早已是主流論述，但是，在這本原著出版的 1996 年，或甚至其中單篇文章發表的 1990 年，阿帕度萊絕對是人類學的先驅之一（其他幾位包括 Ulf Hannerz, Aihwa Ong, Michael Kearny），即使放在更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中，也是先導專著之一。

領土消解的箭靶是民族國家。貫穿整個二十世紀，人們對世界地圖的理解，一直是五顏六色的國家拼圖。民族國家是現代性的基本單位。一波波超越地方的社會理論—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現代化—都是以國家為分析單位；而變遷與流動，也不斷地結構與再結構國與國的關係。阿帕度萊認為民族國家在

二十世紀末經歷著領土消解的挑戰與蛻變，流離人口的社群動員加上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正確，「原生」群體認同建構搭乘著無遠弗界的媒體，涓滴穿越國界，民族國家的未來尚且模糊，它所代表的現代性持續遊移。

跟所謂的「天真的」現代化理論不同，全球文化並不是風行草偃，從經濟到政治與文化環環相扣；它也跟世界體系理論不同，沒有明顯的、同形的中心與邊陲分工。阿帕度萊從景觀（-scape）——同時是分佈的地景，也是地景組成份子的觀點——出發，區分五種景觀：族群、財金、科技、媒體、意識型態，討論景觀之間的關係來理解全球文化。景觀之間並不一定平行、相輔相成或單線因果關係。例如，愛沙尼亞與南韓對新科技產品有同樣高的接受力；但是，這個科技景觀與其他景觀列散；例如，台灣慈濟的海外發展與海外台灣人的分佈地景相當重疊，海外慈濟人的「尋根」之旅，由世界各主要城市向「後山」的花蓮流動，所形成的族群景觀，與財金、科技景觀逆向；而慈濟族群景觀與意識型態景觀的耦合，又與媒體景觀列散，台灣主流媒體，仍然不太願意將又夯又酷的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這一外來新詞，應用在從「模範寺廟」脫蛹，並且飛入聯合國 NGO 名單的台製慈濟。

地域消解意味著人、文化與土地，不再是——也許從未是——如三明治般的重疊與同形。文化脫「疆」，首先映入腦海的是各處豎立的麥當勞金拱門，放眼盡是一樣的流行文化。但是，無論是阿帕度萊的景觀架構，還是用 Anna Tsing 的話，「任何一位人類學者」，都可以很確定地告訴你，文化同質化並沒有發生：消費同樣的商品，不等於接受同一套詮釋或追求。

樣的歡愉；後殖民的板球雖然仍是板球，但是球隊致力榮耀的想像的共同體已不是大英帝國。

如果真有同質化，那反而是族群差異的全球擴散。族群景觀投射的不一定是有疆界的國土，如猶太離散的以色列建國；可能是共同認定的發源地以及依其發展的情感結構（所謂「地方性」〔locality〕），對一個未曾涉足之「地」（所謂「鄰坊」〔neighborhood〕）的思鄉與懷舊。族群景觀成為人類學的新課題，以往民族誌（ethnography）忠實記錄的生命禮俗及其所代表的地方主體，隨著土著（native）遊走全球，或由新成形的群體認同接收為其傳統。「換句話說，今日民族誌的任務乃是解開如下的疑難：在一個全球化的、國土消解的世界裡，地方性做為生命經驗的本質為何？」（73 頁）當土著與人類學者一同呼吸著瀰漫在空氣中的全球化，依跨越國界的想像規劃社會生活，世界主義的（cosmopolitan）民族誌也成為人類學的必要課題。

有趣的是，曾任芝加哥、耶魯等名校教授、擁有美國人文社會學院院士等頂尖頭銜，目前任新學院（The New School）的全球倡議（Global Initiatives）資深導師的阿帕度萊，其實自己就是土著，經歷不同文化的現代性，接受跨學科的知識養成。《消失的現代性》的第一章，阿帕度萊即以自傳現身：成長於印度孟買（Bombay），培養了他「根深蒂固的英國性」，卻也擋不住他對美國的嚮往，終於赴美留學，就讀於由猶太離散所創的布蘭戴斯大學（Brandies University）。不但接受了該校的另類教學，也趕上了1960年代動盪洗禮。畢業後獲得獎學金進入芝加哥大學的「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f Social

Thoughts) 就讀，跟隨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各領域的大師研讀經典。在南印度的馬德拉斯 (Mandras) 作博士論文研究，這應該是他最足以被稱作田野民族誌的作品，出版成 *Worship and Conflict Under Colonial Rule* (1981)。「區域研究」(area studies) 這門被他稱作真正美國土產的學科，是他的學術生涯的重要舞台，以及他進入社會理論的基石。人類學的啟發與養成，早年來自 Victor Turner 的魅力，土著人類學大師 M.N. Srinivas 的引導，最終其實是因為他的第一份工作，在賓州大學的社會與南亞研究系，為了教授南亞研究的課程，而「自學」(self-taught) 成為人類學家。

與其他許多在美國學術界引領風騷的印度裔學者 (如 Partha Chatterjee, Prasenjit Duara [杜贊奇], Akhil Gupta)，阿帕度萊親身經歷離散、多元文化等流動。他的父親是路透社在印度的記者，他的跨界政治參與，為阿帕度萊上了愛國主義以及全球流的第一課。他的太太是位美國白人，印度史學者 Carol Breckenridge，兒子是印白混血美國人。他與太太在 1988 年共創了至今仍主導全球化文化研究的期刊 *Public Culture*，最初的出發點，一方面是有感於甘地之後的當代印度，在著重歷史及語言的區域研究中毫無地位，另一方面是受到來自英國的文化研究啟發。《消失的現代性》是一本論文集，除第一章外，其他七章全部在 1990 年至 1995 年間出版。阿帕度萊說這本書一共寫了六年，在相當程度上，我認為應該說是四十年，因為，這本書是他自傳式的全球化反思。對於台灣的讀者而言，阿帕度萊從後殖民背景到區域研究成就，再到西方全球文化理論鰲頭，至少可以鼓勵我們從台灣的多重殖民與多元文化經驗出

發，也可能稍微修正少數人對區域研究「沒有理論」的誤解，甚至多少想想跨學科高等教育的可能價值。

《消失的現代性》雖然在其論點上頗具批判，但其開創的研究取向，例如，第三章中的三個小故事，卻在無意中，成了為全球文化趣味背書。其實，我會認為這是階段性的共同點：第一批談全球文化的都多少致力於突破傳統人類學的「部落」氛圍與限制，例如，阿帕度萊談自傳、電影、文學，這些「軟性」的話題；Aihwa Ong 嘗試「向上」研究（study "up"），討論彈跳國界間的華人新貴之資本累積策略。即使在主流媒體，弗里曼的《世界是平的》也成了大前研一《國界的消溶》的晉級，史帝格利茲揭發的全球化黑暗面，隨著他的艱深文字與內容一同被拋諸腦後。似乎在短短幾年間，學術以及大眾媒體全都籠罩在一片猶如迪士尼「小小世界」的歡樂童話裡。幸好，多數的理論家並不會笨到（或懶到）把童話當真實。繽紛煙火之後是黑夜的反挫，第一波的理論家也紛紛祭出「夢醒之後」的批判新作，Ong 出版 *Buddha is Hiding: Refugees, Citizenship, the New America*（2003）描述柬埔寨難民在美國的困境，弗里曼寫了《世界又擠又熱》，而阿帕度萊更在其 2006 的小書 *Fear of Small Numbers: 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Anger*，用他一貫的高尚筆調，直指全球暴力——從自殺炸彈、種族清除到反恐主義——不斷上綱的根源。

從這些後續的反省批判，我們看到了全球化議題的持續延燒。如今功成名就的阿帕度萊，結合印度孟買（Mumbai）當地知識青年，專為孟買創立一個都市改造 NGO，繼續跨國社群想像與草根組織行動，還有他的自傳式的全球化。至於，「那，

又怎樣？」這個問題的下一個答案，可能操在那位提問的同學以及跟他同世代的年輕人手中：是否能超出主流媒體提供的圖片庫，走出框架地想像、行動，用他的自傳來寫全球化，許人類社會一個不同的未來？

致謝

本書寫作長達六年，其間與眾多人士及機構的往來，令我獲益良多。寫作本書的想法約於 1989-90 年間成型，當時我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前沿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領取麥克亞瑟獎助計劃（MacArthur Fellow）進行研究。書中某些部分是在賓州大學任職跨國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的共同主持人時寫就的。我是在芝加哥大學完成此書的，在這裡，我在芝加哥人文學院能夠進行大量的跨學科對話，也因全球化研究計劃（Globalization Project）的活力而受益。在芝加哥期間，我亦因跨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Transcultural Studies，其前身為心理—社會研究中心〔Center for Psycho-Social Studies〕）內部的對話與爭論而受益，它提供了無可估量的民族與國際視角。

本書各部分、各版本都因下列人士頗有見地的批評與建議而受益：Lila Abu-Lughod, Shahid Amin, Talal Asad, Fredrik Barth, Sanjiv Baruah, Lauren Berlant, John Brewer, Partha Chatterjee, Fernando Coronil, Valentine Daniel, Micaela di Leonardo, Nicholas Dirks, Virginia Dominguez, Richard Fardon, Michael Fischer, Richard Fox, Sandria Freitag, Susan Gal, Clifford Geertz, Peter Geschiere, Michael Geyer, Akhil Gupta, Michael Hanchard, Miriam Hansen, Marilyn Ivy, Orvar Lofgren, David Ludden, John MacAloon, Achille Mbembe, Ashis Nandy, Gyanendra Pandey, Peter Pels, Roy Porter, Moishe Postone, Paul Rabinow, Bruce Robbins, Roger Rouse, Marshall Sahlins, Lee Schlesinger, Terry Smith, Stanley J. Tambiah, Charles Taylor, Michel-Rolph Trouillot, Greg Urban, Ashutosh Vershney, Toby

Volkman, Myron Weiner, Geoffrey White。那些我忘記提及的人們，希望他們體諒。

某些人的慷慨支持更是無所不在，應該特別提及。Bernard S. Cohn 是我的教師、朋友也是同事，在 1970 年，我因他而踏上了人類學和歷史研究的旅程，自此之後他一直是各種想法、友誼和紮實批判的泉源。Nancy Farriss 則總是使我徹醒，讓我一刻不忘歷史比較所涉及的困難，並持續反省如實體現檔案的意義為何。Ulf Hannerz 自從 1984 年就一直是我研究全球現象的夥伴，我們那時在行為科學前沿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位於帕洛阿爾托〔Palo Alto〕）共事了一年。Peter van der Veer 在費城和阿姆斯特丹則始終友善、睿智並積極介入爭論。John Comaroff 與 Jean Comaroff，無論就學術水平，還是他們在芝大人類系帶來的刺激而言，都在方方面面間接造就了本書。謝利·奧特納（Sherry Ortner）一開始就鼓勵我從事此計劃，還為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細心審核了本書手稿，並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我也要感謝另一位匿名的審稿人。Dilip Gaonkar 與 Benjamin Lee（兩位是本書所屬書系的共同編輯）¹作為朋友、同事和對話者在多方面的支持，則是三言兩語所不能言表的。Homi Bhabha、Jacqueline Bhabha、Dipesh Chakrabarty、Steven Collins、Prasenjit Duara 與 Sheldon Pollock 共同的腦力激盪，甚至在這團體初成的過程裡，也助我完成了本書並想像了諸多可能的未來。

1. 譯註：本書的出版原屬「公共世界書系」（Public Worlds Series）中的一部著作。

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的總編 Lisa Freeman 和先前在此任職的 Janaki Bakhle 始終不離不棄，既富耐心又多方鞭策，他們不但能提出批判建議，也展現了編輯的智慧。

賓州大學和芝大的許多學生，則是我靈感和能量的來源。以下人士的作品豐富了本書的觀點，必須特別提及：Brian Axel, William Bissell, Caroline Cleaves, Nicholas De Genova, Victoria Farmer, Gautam Ghosh, Manu Goswami, Mark Liechty, Anne Lorimer, Caitrin Lynch, Jacqui McGibbon, Vyjayanthi Rao, Frank Romagosa, Philip Scher, Awadendhra Sharan, Sarah Strauss, Rachel Tolen, Amy Trubek 與 Miklos Voros。我也該特別提到 Eve Darian-Smith, Ritty Lukose 和 Janelle Taylor，他們不但在智識上有助於此書，也提供了許多實質的幫助。Caitrin Lynch 編製了一份極好的索引。在催生此書的複雜過程中，也要提到 Namita Gupta Wiggers 與 Lisa McNair 的幫助。

xi

此書與我的家人是分不開的，他們總是體諒我，有時甚至不自覺地促成了本書。某方面說，每一頁都有我的妻子與同事，Carol A. Breckenridge 的蹤跡：本書乃是我倆生活冒險的又一次記錄。此書是獻給我的兒子 Alok 的，本書伴隨著他長大成人。他善於表達他的愛，又對生命充滿熱情；這始終提醒我，書本不是世界本身：它們是談論世界的。